

故宮週刊

易培基題

同治朝三十元外埠郵費六角外國加倍

銅版印宋人法書 每冊售洋一元五角

朱子尺牘墨蹟 每冊二元五角

品定價低廉欲購者請向發售室接洽

孤本名劇

鼎峙春秋(續)

第二十四齣 怒斬華雄

(衆扮小軍執旗引外扮袁紹佩劍從上場門上唱)

〔生查子〕英偉氣軒昂、位列羣臣上、(衆扮孔融韓福王匡劉岱張邈袁術荀彧俱上唱)長戟暗無光、叛賊應殛喪、(場上衆將各作揖衆科袁紹自漢昨以微嫌董卓、却遷車駕恣猖狂、滔天罪惡難容恕、叫合羣臣共滅賊、下官袁紹是也、只因董卓弄權、與曹操糾合羣臣、同集於此、昨日孫文臺爲先鋒、

後唐莊宗像 (南薰殿歷代帝王像之一)



去拒華雄、不知勝負若何、且等孫文臺回營便知、(衆扮八小軍執旗引夏侯惇引曹操執馬鞭從上場門上白)羣臣戮力除奸惡、扶漢興劉第一功、(作下馬科衆白)曹大人到、(夏侯惇夏侯惇從兩邊門下袁紹等起見科白)各衆科曹操白盟府大人、列位大人請了、(袁紹衆白)孟德請了、(曹操白)不利拆拖軍馬、如何是好、(袁紹白)有這等事、且待回營、看他怎麼說、(曹操白)小校、孫大人來、即忙通報、(小軍應科衆扮軍士執旗引曹操從上場門上唱)

〔又一體〕三世守長沙、威武人驚怕、董卓起陰謀、殄滅方干能、(白)下官孫堅是也、昨與華雄交戰、此人真個驍勇、若不是走的快、遲了一步、險些被他送了性命、我便先走了、還有祖茂鮑忠這兩員驍將、在那裡交戰、不知勝負如何、一定有些蹊蹺、將此戰敗一事、且瞞過各位刺史、再作道理、(軍士從上場門下孫堅進見科白)盟府列位大人拜揖、(袁紹等起見科)上將孫文臺科袁紹白文臺昨日出軍、勝敗如何、(孫堅白)我不曾出戰、自有鮑忠祖茂與他交戰、我恐大人有事、故此先來了、(袁紹白)文臺、那華雄猖狂日盛、聖上寢不安、爲臣子者、豈可坐視不出、(孫堅白)董卓欺君罔上、刺史無不切齒、我孫堅恨不能速退此賊、奈兩次出軍、令弟袁公路、不知主何意見、不肯發糧草、故此特告盟府、(袁紹白)若是如此、是吾弟之罪、吾當自責之、一並奉補、列位大人、華雄勇猛猖獗、如何是好、(原文接第二版)

宋 徐夢莘書 (宋人法書之一)

羊類有區二久不上部公想不勝
日進中蒙
同伏審

公暇復用安裕數日昔得
物合部尚未知各上舊法不還會于
北都美子正之月中陳誌

得明文及其他處置外道並已

示諭但此辭舍不先堂頓

為慮久此孤陋再獲

款未盡乎知也示同切冀

保重不宣 羊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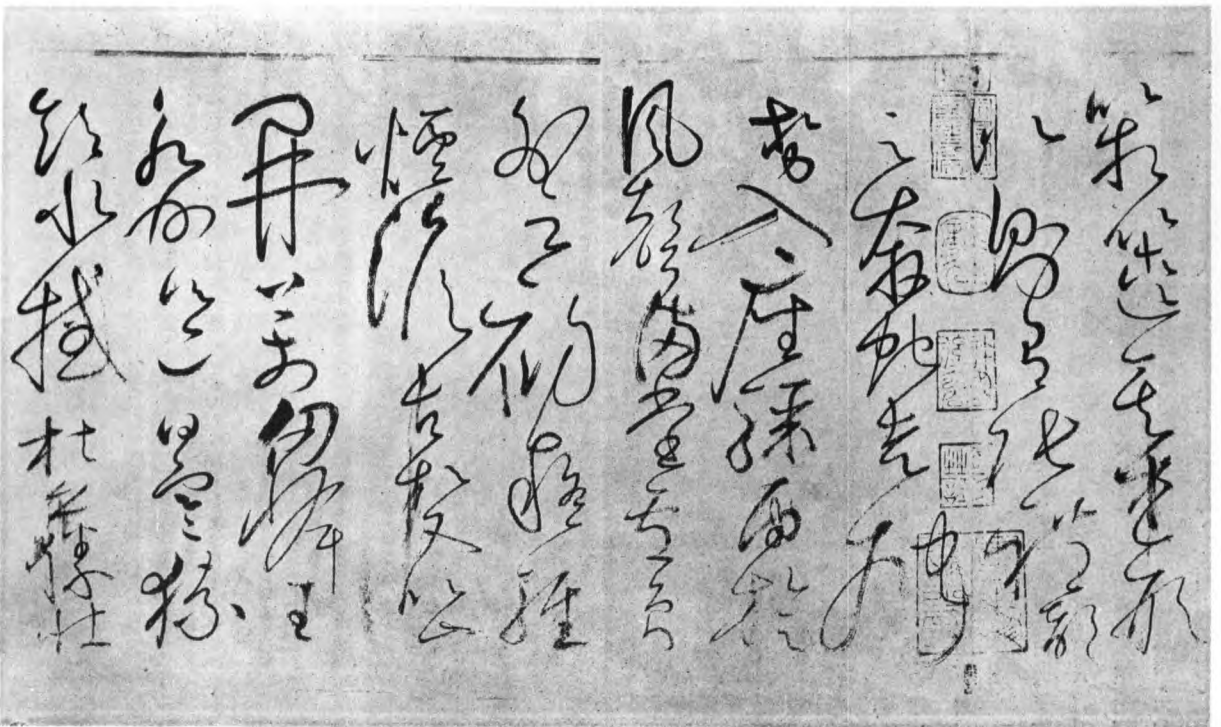
安國贊善 閣下

廿九年
閣下



徐夢莘 臨江人、字商老、幼慧嗜讀、百歲書寓目成誦、舉紹興進士、歷官、知賓、州、以議鹽法不合、能歸、開禧初卒、著三朝北盟會編三百五十卷、自政和七年至紹興末、四十年、本末詳備、夢莘著作甚多、以此為最著、

唐 僧 懷 素 自 序 長 卷 之 八 (前詳傳小)



本 (本市) 一角

掌故叢編前出至第十輯由第十一輯改稱

史料旬刊

已出至第三十四輯每冊價洋四角外埠加郵費一角

本

刊保羅羅故宮珍藏書畫金石等影印成書

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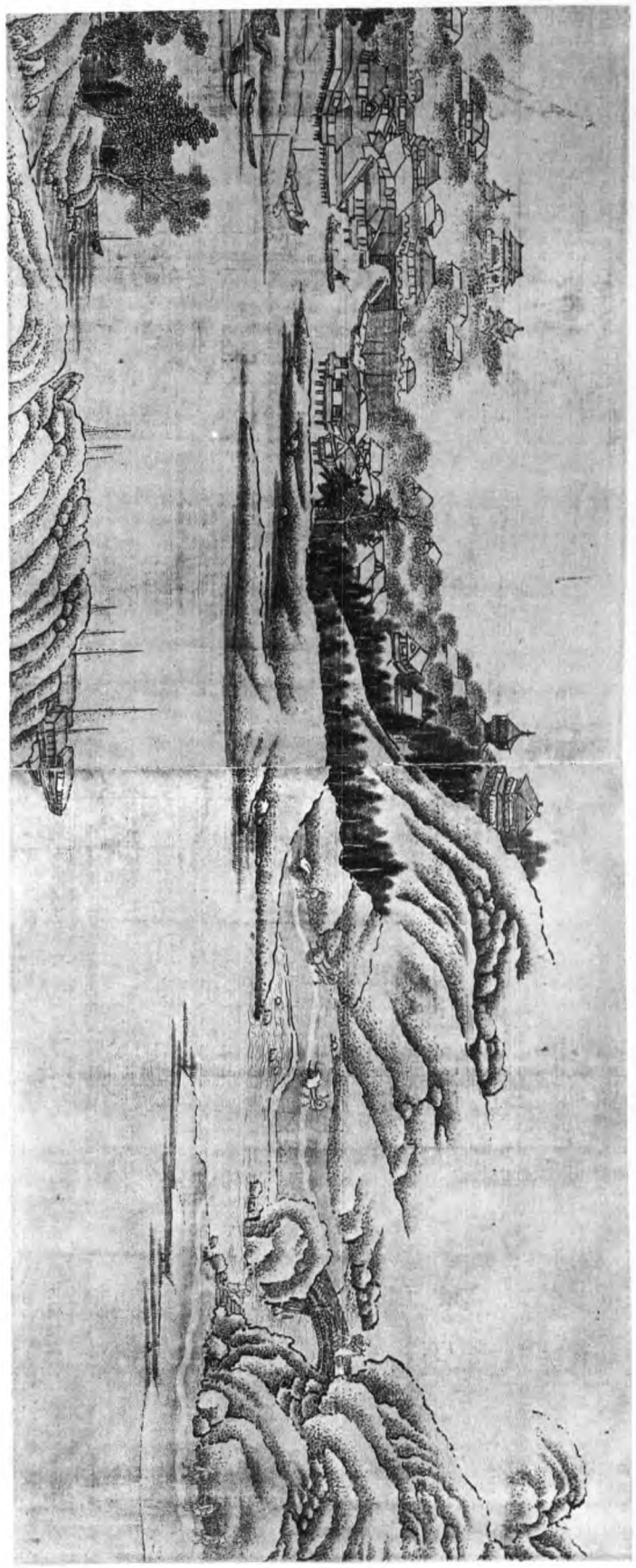
訂購九扣

預訂半年二元七角全年五元二角

出版物發售室內洽外如遠方函購請按價加郵費加一當即如件奉寄不悞品名價目另有詳細目錄函索即寄

故宮書畫明信片 已出第二兩集每盒百張售洋三元

(前詳傳小) 八 之 卷 長 嶂 疊 江 煙 然 巨 宋



(公孫瓚曰)昔日所薦劉備、他有兄弟二人、關公可拒華雄、張飛可敵呂布、前者被孫大入所言、我刺史中豈無人用、馬步弓手慢他一次、他已知道了、豈可再乎、(袁紹曰)如今在那裡、(公孫瓚曰)現在轅門首、未敢擅入、(袁紹曰)請進相見、(公孫瓚曰)請劉平原、(軍士曰)見、(應作請科)劉平原有請、(生扮劉備佩劍掛關公旗幟上馬門上)高談白戰術、嚮作丈夫雄、(劉備曰)二位賢弟少待、待我先進去、(進科)列位大人請上、待劉備拜見、(掛科)袁紹等起答禮科)不勞、(袁紹曰)劉平原乃漢室宗親、請坐、(劉備曰)不敢、(全坐科)袁紹曰)你兩個戰術、現在那裡、(劉備曰)現在轅門首、未蒙鈞旨、不敢進見、(袁紹曰)快請進來、(劉備應起作出門科)二位賢弟進去、見刺史大人、小心些、(作引關公張飛進科)列位大人請上、待劉備某張飛拜見、(袁紹等起答禮科)不消、(應撤椅科)袁紹曰)好兩個漢子、孫堅曰)人物雖好、不知本事如何、(袁紹曰)爾兄弟三人、同領三軍去戰華雄、與國家出力乎、(關公曰)賊將威勢重大、只怕不能敵也、(孫堅曰)如何、我說道不須盟府大人費心、有我部下祖茂鮑忠、在彼交戰、必然取勝、就有人來報了、(袁紹曰)既如此、劉平原到、看酒來、與平原接風、(孫堅曰)我們只管吃酒、管取沒事、(場上設酒席桌椅全作入席小軍護衛科)衆人唱、

(解三醒) 領三軍保國立寨、約勳臣十八齊來、(自董卓、唱)笑伊空把心術壞、深辜負位三台、我這調兵多將廣威力大、他那調將少兵稀勢必衰、(合)深堪怪、怪他那場廣積錢財、(扮劉子執鞭字旗從上場門上)報、(作進叩見科)袁紹等曰)報甚事、起來講、(劉子唱)

(滴溜子) 征鼓響、征鼓響、轅門始開、鑼鈴響、鑼鈴響、旗軍報來、看華雄威聲堪駭、鮑忠跨上馬、剛剛離寨、(袁紹曰)鮑忠怎麼樣了、(劉子唱)被賊一刀命捐九坡、(孫堅曰)那鮑忠被賊將斬了、(袁紹曰)再去打聽、(劉子應曰)從上場門下扮劉子執鞭字旗從上場門上)報、(作進叩見科)袁紹等曰)又報何事、起來講、(劉子唱)

(又一體) 賊兵進、賊兵進、重將陣排、連聲喊、連聲喊、漢兵出來、祖茂方出孫秦、兩邊兵始接、孫兵復敗、(孫堅曰)祖將軍怎麼樣了、(劉子唱)被賊一刀命捐九坡、(孫堅曰)祖茂也陣沒了、可惜、(袁紹曰)再去打聽、(劉子應曰)從上場門下袁紹曰)可情折了兩員大將、(唱)

(接第四版)

旅行山溪麟馬宋

(前詳傳小)

妙傳一角



(又一體) 聞報到吾軍兩敗、致營山、致營伍、人人驚駭、(自)再有誰人出馬、(衆作相顧無言)袁紹曰、怎麼無人答應、(衆作相顧無言)我如今爲國舉人、若有勇將出馬、看大杯過來、(二小軍應作過酒)袁紹曰、我袁紹跪送一杯、(關公自盟府大人、關某前去)袁紹曰、甚好、請此一杯、以壯行色、(關公自盟府大人、且將這一杯酒、放在桌兒上、待小將斬了那賊子來飲、(袁紹)又說嘴了、(袁紹)將酒放在此處、將軍小心注意、(關公自)帶馬、(小軍應作帶刀馬)關公從上場門下袁紹自列位大人、你看關將軍好威風也、(衆刺吏白)盟主、我們且自飲酒、靜聽捷音、(衆應白)入座科全唱 壯哉關某氣概、一騎逞雄才、英雄無雙、(合)只聽捷音

探子報來、(關公自)看刀、(內作喊衆刺吏作爲科)報子從上場門上白報 一個紅臉將軍、手中提着一個首級來了、(袁紹自)知道了、再去打聽、(報子應仍從上場門下關公提首級從上場門上唱)

(尾聲) 纔騎戰馬出營外、何暇重將陣勢排、斬將揚鞭報捷來、(小軍作接刀馬)關公自 華雄自殺在此、(袁紹自)好、真神將也、(袁紹自)取首級看科自 不知是真的、假的、(關公自)向下放首級科袁紹向席上取酒隨飲酒席衆科袁紹自 我袁紹當跪送一杯、(關公自)關某怎敢消受、(袁紹自)一定要奉敬、(關公自)既如此、還將初斟那一杯酒來飲、(袁紹自)是、待我取來、(仍取前酒作科)自 呀、你看杯酒未寒、賊將授首、好將軍也、請尤可敬也、(關公自)不敢、(場上設椅各席衆)爲人樹人廣坐中無能、此際識英雄、男兒抱負難離、須記扶劉第一功、(報子從上場門上白)報、董卓聞知汜水關失守、華雄陣歿、帶兵二十萬、攔住虎牢關、令呂布爲先鋒、特來報知、(袁紹自)知道了、再去打聽、(報子應仍從上場門下袁紹自)誰人敢戰呂布、(袁紹自)列位大人、憑着俺老張蛇矛丈八鎗、抱月烏龍馬、去擒呂布、打破虎牢關、拿住董卓、匡扶漢室、這差俺老張前去、(孫堅自)老三你不濟、灶灰擦臉、有甚本事、比不得你二哥、若擒呂布、還是老孫去、要活的就是活的、要死的、(袁紹自)既如此、我要活的、(孫堅自)就是活的、(袁紹自)敢與我打一個掌、(打掌科)士徒兩場門暗上孫堅自帶馬、(小軍應作帶鎗引孫堅從下場門下袁紹自)衆位大人我等一面攻破汜水關、王大人公孫大人同劉平原三傑、殺奔虎牢關、曹大人總提中軍事務、以爲諸路救應、不知衆位意下如何、(曹操自)下官不才、只怕不勝此任、(袁紹自)休得太謙、(各起隨從)袁紹自 衆將官就此分兵前去、(衆應科各作上馬持兵器)二軍士執鎗奔兩場門暗上(衆同唱)

(未完)

繪事雜錄

(續)

鄧椿畫繼(續)

鳥獸草木之賦狀也、其在五方、自各不同、而觀畫者、獨以其方所見論難、形似之不同、以爲或大或長、或短或肥、或瘦或瘠、互相譏笑、以爲口實、非善觀者也、

蜀雖僻遠、而畫手獨多於四方、李方叔載德隅齋畫、而蜀筆居半、德麟貴公子也、蓄畫至數十幅、皆留京師、所載止襄陽隨軒絕品、多已如此、蜀學其盛矣哉、

畫之逸格、至孫位極矣、後人往往益爲狂肆、石恪孫太古猶之

(接第五版)

影印籌辦夷務始末 吳仲圭實清影 (前詳傳小)



可也、然未脫平艷部、至其休雲子輩、則又無所忌憚者也、意欲高而未肯不卑、實斯人之徒歟、

影印籌辦夷務始末 本院影印清代道光咸豐 影印太平清調迦陵音 每冊價洋一元 珂羅版印宋人法書 上下卷售洋四元 吉金箋研譜箋閣亭箋吉金請帖

已出版定價一元

甚便檢查每部定價一元

本影印分爲八冊每部實價八元

蜀之雜漢雖多、最稱盧楞伽、其次杜惜丘文播兄弟耳、楞伽所作多定本、止學立兩樣、至於侍衛供獻花石松竹羽毛之屬、悉皆無之、不足觀、杜丘雖各有此、而筆意不甚清白、俱嫌長沙之武也、

舊說楊惠之與吳道子同師、道子學成、惠之恥與齊名轉而爲塑、皆爲天下第一、故

明孫克弘消夏清課之圖

(前詳傳小)



焚香

中原多惠之塑山水壁、郭熙見之又出新意、遂令巧者不用泥筆、止以手搶泥於壁、或凹或凸、俱所不問、乾則以墨隨其形跡、疊成峯樹林壑、加之樓閣人物之屬、宛然天成、謂之影壁、其後作者甚盛、此宋復古張素敗壁之餘意也、

大抵收藏古畫、往往不對、或斷線片紙、皆可珍惜、而又高人達士恥于對者、十中八九、而俗眼遂以不成器目之、夫豈知古畫至今多至五百年、少至二三百、那得復有完物、斷金碎玉、俱可寶也、

賜之、各以其類循次開展、徧滿其家、每一種日日更換、旬日始了、好事家、鮮其比也、聞之故老曰、承平時、有一不肖子、質畫一匣於人家、凡十餘圖、每圖止各有其半、或橫或豎、當中分剪、如維山戴特、徐熙芙蓉桃花、崔白翎毛、無一全者

、蓋其家兄弟不義之甚、凡物皆如是分之、以爲不如是則不平也、誠可傷歎、

謝在杭五雜組

書力可千年、畫力可五百年、書之傳也以臨榻、屢臨榻而書之意盡失矣、畫之傳也以裝潢、屢裝潢而畫之神盡去矣、書名之傳、視畫稍易、而畫跡之藏、視書稍耐、蓋世之學畫者、功倍於書、而世之重畫者、價亦倍於書也、

畫視書微不及者、品稍下耳、況唐宋以前、畫手多工神佛士女鳥獸竹木之形、徒以供玩弄樹屏障、故其品尤自猥劣、顧士卿父子每被任使、常懷羞恨、劉岳與工匠難處、立本以畫師傳呼、雖聲價重於一時、而地辱懷於終身矣、自宋而來、雖尙平淡清遠之趣、而吮筆和墨、終未能脫工藝蹊徑也、

唐初雖有山水、然尙精工、如李思訓王摩詰之筆、皆細入毫芒、至王洽始爲潑墨、項容始尙枯硬、逮夫荆浩關仝一變爲平淡遠之致、遂令寫生圖巧、諸名手索然減價、至宋董源李成郭熙范寬輩出、天眞橫逸、上無古人矣、然其結構精密、位置適均、濃淡遠近無不合宜、固非草率造次所可辦也、自米元章學王洽而不得其神、倪元鎮用枯筆而都無色澤、於是藏拙取捷之輩、轉相摹倣、自謂畫意不復求精工矣、此亦繪事升降之會也、

宋以前、畫手多工神佛士女鳥獸竹木之形、徒以供玩弄樹屏障、故其品尤自猥劣、顧士卿父子每被任使、常懷羞恨、劉岳與工匠難處、立本以畫師傳呼、雖聲價重於一時、而地辱懷於終身矣、自宋而來、雖尙平淡清遠之趣、而吮筆和墨、終未能脫工藝蹊徑也、

唐初雖有山水、然尙精工、如李思訓王摩詰之筆、皆細入毫芒、至王洽始爲潑墨、項容始尙枯硬、逮夫荆浩關仝一變爲平淡遠之致、遂令寫生圖巧、諸名手索然減價、至宋董源李成郭熙范寬輩出、天眞橫逸、上無古人矣、然其結構精密、位置適均、濃淡遠近無不合宜、固非草率造次所可辦也、自米元章學王洽而不得其神、倪元鎮用枯筆而都無色澤、於是藏拙取捷之輩、轉相摹倣、自謂畫意不復求精工矣、此亦繪事升降之會也、

宋以前、畫手多工神佛士女鳥獸竹木之形、徒以供玩弄樹屏障、故其品尤自猥劣、顧士卿父子每被任使、常懷羞恨、劉岳與工匠難處、立本以畫師傳呼、雖聲價重於一時、而地辱懷於終身矣、自宋而來、雖尙平淡清遠之趣、而吮筆和墨、終未能脫工藝蹊徑也、

唐初雖有山水、然尙精工、如李思訓王摩詰之筆、皆細入毫芒、至王洽始爲潑墨、項容始尙枯硬、逮夫荆浩關仝一變爲平淡遠之致、遂令寫生圖巧、諸名手索然減價、至宋董源李成郭熙范寬輩出、天眞橫逸、上無古人矣、然其結構精密、位置適均、濃淡遠近無不合宜、固非草率造次所可辦也、自米元章學王洽而不得其神、倪元鎮用枯筆而都無色澤、於是藏拙取捷之輩、轉相摹倣、自謂畫意不復求精工矣、此亦繪事升降之會也、

宋以前、畫手多工神佛士女鳥獸竹木之形、徒以供玩弄樹屏障、故其品尤自猥劣、顧士卿父子每被任使、常懷羞恨、劉岳與工匠難處、立本以畫師傳呼、雖聲價重於一時、而地辱懷於終身矣、自宋而來、雖尙平淡清遠之趣、而吮筆和墨、終未能脫工藝蹊徑也、

唐初雖有山水、然尙精工、如李思訓王摩詰之筆、皆細入毫芒、至王洽始爲潑墨、項容始尙枯硬、逮夫荆浩關仝一變爲平淡遠之致、遂令寫生圖巧、諸名手索然減價、至宋董源李成郭熙范寬輩出、天眞橫逸、上無古人矣、然其結構精密、位置適均、濃淡遠近無不合宜、固非草率造次所可辦也、自米元章學王洽而不得其神、倪元鎮用枯筆而都無色澤、於是藏拙取捷之輩、轉相摹倣、自謂畫意不復求精工矣、此亦繪事升降之會也、

宋以前、畫手多工神佛士女鳥獸竹木之形、徒以供玩弄樹屏障、故其品尤自猥劣、顧士卿父子每被任使、常懷羞恨、劉岳與工匠難處、立本以畫師傳呼、雖聲價重於一時、而地辱懷於終身矣、自宋而來、雖尙平淡清遠之趣、而吮筆和墨、終未能脫工藝蹊徑也、

唐初雖有山水、然尙精工、如李思訓王摩詰之筆、皆細入毫芒、至王洽始爲潑墨、項容始尙枯硬、逮夫荆浩關仝一變爲平淡遠之致、遂令寫生圖巧、諸名手索然減價、至宋董源李成郭熙范寬輩出、天眞橫逸、上無古人矣、然其結構精密、位置適均、濃淡遠近無不合宜、固非草率造次所可辦也、自米元章學王洽而不得其神、倪元鎮用枯筆而都無色澤、於是藏拙取捷之輩、轉相摹倣、自謂畫意不復求精工矣、此亦繪事升降之會也、

宋以前、畫手多工神佛士女鳥獸竹木之形、徒以供玩弄樹屏障、故其品尤自猥劣、顧士卿父子每被任使、常懷羞恨、劉岳與工匠難處、立本以畫師傳呼、雖聲價重於一時、而地辱懷於終身矣、自宋而來、雖尙平淡清遠之趣、而吮筆和墨、終未能脫工藝蹊徑也、

唐初雖有山水、然尙精工、如李思訓王摩詰之筆、皆細入毫芒、至王洽始爲潑墨、項容始尙枯硬、逮夫荆浩關仝一變爲平淡遠之致、遂令寫生圖巧、諸名手索然減價、至宋董源李成郭熙范寬輩出、天眞橫逸、上無古人矣、然其結構精密、位置適均、濃淡遠近無不合宜、固非草率造次所可辦也、自米元章學王洽而不得其神、倪元鎮用枯筆而都無色澤、於是藏拙取捷之輩、轉相摹倣、自謂畫意不復求精工矣、此亦繪事升降之會也、

宋以前、畫手多工神佛士女鳥獸竹木之形、徒以供玩弄樹屏障、故其品尤自猥劣、顧士卿父子每被任使、常懷羞恨、劉岳與工匠難處、立本以畫師傳呼、雖聲價重於一時、而地辱懷於終身矣、自宋而來、雖尙平淡清遠之趣、而吮筆和墨、終未能脫工藝蹊徑也、

唐初雖有山水、然尙精工、如李思訓王摩詰之筆、皆細入毫芒、至王洽始爲潑墨、項容始尙枯硬、逮夫荆浩關仝一變爲平淡遠之致、遂令寫生圖巧、諸名手索然減價、至宋董源李成郭熙范寬輩出、天眞橫逸、上無古人矣、然其結構精密、位置適均、濃淡遠近無不合宜、固非草率造次所可辦也、自米元章學王洽而不得其神、倪元鎮用枯筆而都無色澤、於是藏拙取捷之輩、轉相摹倣、自謂畫意不復求精工矣、此亦繪事升降之會也、

宋以前、畫手多工神佛士女鳥獸竹木之形、徒以供玩弄樹屏障、故其品尤自猥劣、顧士卿父子每被任使、常懷羞恨、劉岳與工匠難處、立本以畫師傳呼、雖聲價重於一時、而地辱懷於終身矣、自宋而來、雖尙平淡清遠之趣、而吮筆和墨、終未能脫工藝蹊徑也、

唐初雖有山水、然尙精工、如李思訓王摩詰之筆、皆細入毫芒、至王洽始爲潑墨、項容始尙枯硬、逮夫荆浩關仝一變爲平淡遠之致、遂令寫生圖巧、諸名手索然減價、至宋董源李成郭熙范寬輩出、天眞橫逸、上無古人矣、然其結構精密、位置適均、濃淡遠近無不合宜、固非草率造次所可辦也、自米元章學王洽而不得其神、倪元鎮用枯筆而都無色澤、於是藏拙取捷之輩、轉相摹倣、自謂畫意不復求精工矣、此亦繪事升降之會也、

宋以前、畫手多工神佛士女鳥獸竹木之形、徒以供玩弄樹屏障、故其品尤自猥劣、顧士卿父子每被任使、常懷羞恨、劉岳與工匠難處、立本以畫師傳呼、雖聲價重於一時、而地辱懷於終身矣、自宋而來、雖尙平淡清遠之趣、而吮筆和墨、終未能脫工藝蹊徑也、

唐初雖有山水、然尙精工、如李思訓王摩詰之筆、皆細入毫芒、至王洽始爲潑墨、項容始尙枯硬、逮夫荆浩關仝一變爲平淡遠之致、遂令寫生圖巧、諸名手索然減價、至宋董源李成郭熙范寬輩出、天眞橫逸、上無古人矣、然其結構精密、位置適均、濃淡遠近無不合宜、固非草率造次所可辦也、自米元章學王洽而不得其神、倪元鎮用枯筆而都無色澤、於是藏拙取捷之輩、轉相摹倣、自謂畫意不復求精工矣、此亦繪事升降之會也、

宋以前、畫手多工神佛士女鳥獸竹木之形、徒以供玩弄樹屏障、故其品尤自猥劣、顧士卿父子每被任使、常懷羞恨、劉岳與工匠難處、立本以畫師傳呼、雖聲價重於一時、而地辱懷於終身矣、自宋而來、雖尙平淡清遠之趣、而吮筆和墨、終未能脫工藝蹊徑也、

唐初雖有山水、然尙精工、如李思訓王摩詰之筆、皆細入毫芒、至王洽始爲潑墨、項容始尙枯硬、逮夫荆浩關仝一變爲平淡遠之致、遂令寫生圖巧、諸名手索然減價、至宋董源李成郭熙范寬輩出、天眞橫逸、上無古人矣、然其結構精密、位置適均、濃淡遠近無不合宜、固非草率造次所可辦也、自米元章學王洽而不得其神、倪元鎮用枯筆而都無色澤、於是藏拙取捷之輩、轉相摹倣、自謂畫意不復求精工矣、此亦繪事升降之會也、

宋以前、畫手多工神佛士女鳥獸竹木之形、徒以供玩弄樹屏障、故其品尤自猥劣、顧士卿父子每被任使、常懷羞恨、劉岳與工匠難處、立本以畫師傳呼、雖聲價重於一時、而地辱懷於終身矣、自宋而來、雖尙平淡清遠之趣、而吮筆和墨、終未能脫工藝蹊徑也、

唐初雖有山水、然尙精工、如李思訓王摩詰之筆、皆細入毫芒、至王洽始爲潑墨、項容始尙枯硬、逮夫荆浩關仝一變爲平淡遠之致、遂令寫生圖巧、諸名手索然減價、至宋董源李成郭熙范寬輩出、天眞橫逸、上無古人矣、然其結構精密、位置適均、濃淡遠近無不合宜、固非草率造次所可辦也、自米元章學王洽而不得其神、倪元鎮用枯筆而都無色澤、於是藏拙取捷之輩、轉相摹倣、自謂畫意不復求精工矣、此亦繪事升降之會也、

宋以前、畫手多工神佛士女鳥獸竹木之形、徒以供玩弄樹屏障、故其品尤自猥劣、顧士卿父子每被任使、常懷羞恨、劉岳與工匠難處、立本以畫師傳呼、雖聲價重於一時、而地辱懷於終身矣、自宋而來、雖尙平淡清遠之趣、而吮筆和墨、終未能脫工藝蹊徑也、

唐初雖有山水、然尙精工、如李思訓王摩詰之筆、皆細入毫芒、至王洽始爲潑墨、項容始尙枯硬、逮夫荆浩關仝一變爲平淡遠之致、遂令寫生圖巧、諸名手索然減價、至宋董源李成郭熙范寬輩出、天眞橫逸、上無古人矣、然其結構精密、位置適均、濃淡遠近無不合宜、固非草率造次所可辦也、自米元章學王洽而不得其神、倪元鎮用枯筆而都無色澤、於是藏拙取捷之輩、轉相摹倣、自謂畫意不復求精工矣、此亦繪事升降之會也、

宋以前、畫手多工神佛士女鳥獸竹木之形、徒以供玩弄樹屏障、故其品尤自猥劣、顧士卿父子每被任使、常懷羞恨、劉岳與工匠難處、立本以畫師傳呼、雖聲價重於一時、而地辱懷於終身矣、自宋而來、雖尙平淡清遠之趣、而吮筆和墨、終未能脫工藝蹊徑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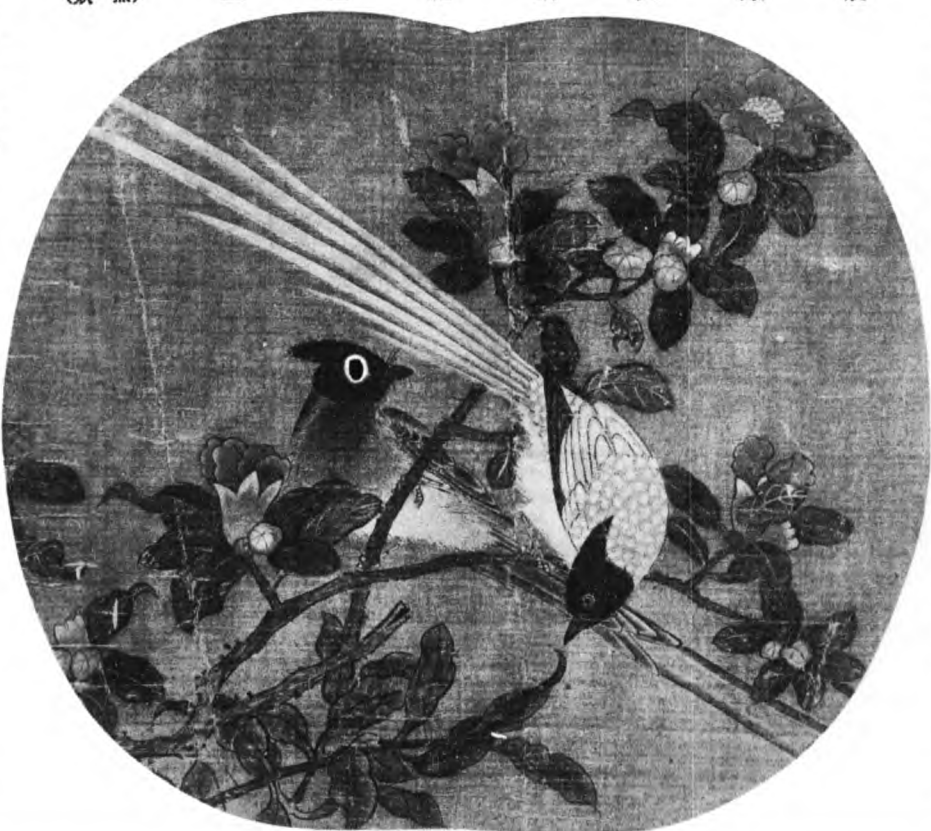
唐初雖有山水、然尙精工、如李思訓王摩詰之筆、皆細入毫芒、至王洽始爲潑墨、項容始尙枯硬、逮夫荆浩關仝一變爲平淡遠之致、遂令寫生圖巧、諸名手索然減價、至宋董源李成郭熙范寬輩出、天眞橫逸、上無古人矣、然其結構精密、位置適均、濃淡遠近無不合宜、固非草率造次所可辦也、自米元章學王洽而不得其神、倪元鎮用枯筆而都無色澤、於是藏拙取捷之輩、轉相摹倣、自謂畫意不復求精工矣、此亦繪事升降之會也、

宋以前、畫手多工神佛士女鳥獸竹木之形、徒以供玩弄樹屏障、故其品尤自猥劣、顧士卿父子每被任使、常懷羞恨、劉岳與工匠難處、立本以畫師傳呼、雖聲價重於一時、而地辱懷於終身矣、自宋而來、雖尙平淡清遠之趣、而吮筆和墨、終未能脫工藝蹊徑也、

唐初雖有山水、然尙精工、如李思訓王摩詰之筆、皆細入毫芒、至王洽始爲潑墨、項容始尙枯硬、逮夫荆浩關仝一變爲平淡遠之致、遂令寫生圖巧、諸名手索然減價、至宋董源李成郭熙范寬輩出、天眞橫逸、上無古人矣、然其結構精密、位置適均、濃淡遠近無不合宜、固非草率造次所可辦也、自米元章學王洽而不得其神、倪元鎮用枯筆而都無色澤、於是藏拙取捷之輩、轉相摹倣、自謂畫意不復求精工矣、此亦繪事升降之會也、

宋以前、畫手多工神佛士女鳥獸竹木之形、徒以供玩弄樹屏障、故其品尤自猥劣、顧士卿父子每被任使、常懷羞恨、劉岳與工匠難處、立本以畫師傳呼、雖聲價重於一時、而地辱懷於終身矣、自宋而來、雖尙平淡清遠之趣、而吮筆和墨、終未能脫工藝蹊徑也、

唐初雖有山水、然尙精工、如李思訓王摩詰之筆、皆細入毫芒、至王洽始爲潑墨、項容始尙枯硬、逮夫荆浩關仝一變爲平淡遠之致、遂令寫生圖巧、諸名手索然減價、至宋董源李成郭熙范寬輩出、天眞橫逸、上無古人矣、然其結構精密、位置適均、濃淡遠近無不合宜、固非草率造次所可辦也、自米元章學王洽而不得其神、倪元鎮用枯筆而都無色澤、於是藏拙取捷之輩、轉相摹倣、自謂畫意不復求精工矣、此亦繪事升降之會也、



(款無)

三

之

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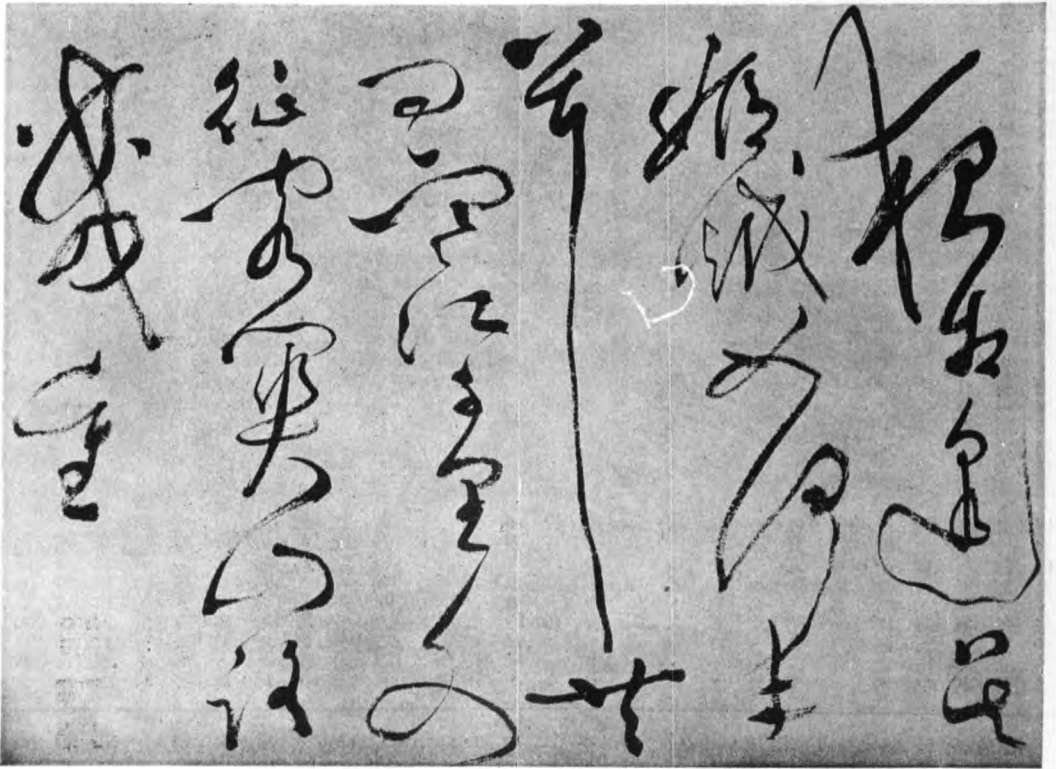
元

宋

唐

(未完)

明唐寅探蓮圖卷文彭書探蓮曲之五 (前詳傳小)



明史本紀原本補本異同錄 (續)

段瓊林

二下八 元帝趙上郡 補本趙作奔
二下十 庚午徐達入元都封府庫圖籍 補本作庚午師入大都元暨國淮王特穆爾布哈死之元
亡徐達封府庫圖籍

三上十 有司具以聞壬午幸北京 補本開下多辛巳徐達中元都提奏至華臣表賀十四字

三下一 放元宮人 補本宮誤作官四庫本不誤

三下八 戊寅以元都平昭天下 補本此句下多丁酉定朝會宴饗儀八字

三下九 庚子始祀上帝於圓丘癸亥劉基還 補本圓丘下多辛丑建大本堂充以古今圖籍延儒臣教授

太子諸王甲辰以孔子五十六世

孫希學襲封衍聖公希希大世襲曲

阜知縣立孔顏孟三代學五十三

字癸亥下多定藉田禮四字

四上一 己巳置登聞鼓壬辰以書諭明昇

補本鼓字下無壬辰以書諭

明昇句作壬申改宣徽院置光祿

司官改太史院置司天監尋又改

為欽天監甲戌馮勝克平陽

四上二 丁未草太廟庚戌詔曰 補本

廟下多戊申定太歲風雲雷雨及

四下一 嶽瀨山川城隍之祀十八字

去歲國祖遺草 補本祖誤作

四下七 免四庫本不誤

定封建諸王之制 補本作定

五上六 封建諸王國邑及官屬之制

當使之畏法 補本無之字

五上九 九月辛丑召徐達謝和還 補

本九月下多庚子製御寶五字

五下二 是月遣使賄元帝書 補本無

此句

五下七 三年春正月癸巳徐達為征虜大

將軍 補本徐上多命字

五下八 分道北征 補本征下多甲午

定朝日夕月禮八字

二月癸未追封郭子興諡陽王

補本月下多乙丑詔續修元史

七字 (未完)

明 陳 繼 儒 書 扇 (前詳傳小)



郎世寧畫幀專集
每已出兩集
集五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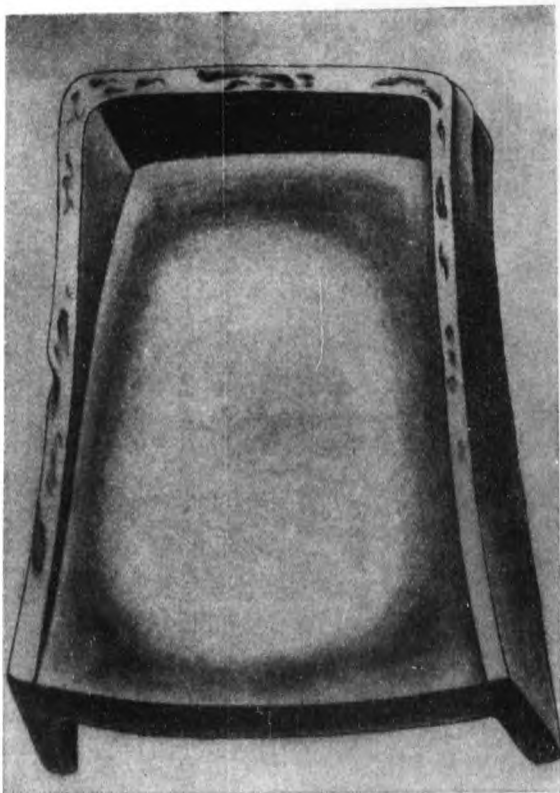
故宮善本書影初編

每冊五元

影印交泰殿寶譜

每冊一元

宋張栻寫經澄泥硯正面



西清硯譜摹繪宋硯之一

宋張栻寫經澄泥硯背面



西清硯譜摹繪宋硯之一

故宮善本書志 (續)

庚樓

孟子趙注十四卷 天祿琳琅叢書之二

此亦元時郡署宋廖氏本、行格與論語集解同、而本記多鐘形一種、卷七肝郡作肝江、江出江西建昌境、以此知爲建昌路刻、書前列孟子題辭、卷一首行大題孟子卷第一、次行頂格標篇題、其下空四格署趙氏注、卷二以下不重署、此本佳處、經文如梁惠王下交鄰國有道乎章、文王事昆夷、昆不作昆、滕文公上有爲神農之言者章、放勳日勞之來之、日不作曰、盡心下孟子之滕章夫子之設科也、予不作子、注文如公孫丑上夫子加齊之卿相章、無是候也句下注、道謂陰陽、大道無形而生有形、較通行注疏本多謂陰陽大道五字、賢於堯舜遠矣句下注、通行本作如使當堯舜之世、觀於制度、賢之遠矣、此本世作處、無觀於制度四字、皆與宋蜀大字本同、浙東八行本注疏即有合有不合、蜀本夫子加齊之卿相章、伯夷伊尹何如句後、脫去曰不同道句、并注文一節、此本不闕、蜀本頗有譌字、此本無之、蓋校勘此勝於彼也、惟蜀本及注疏各本、七篇篇題並有注文、今書之末、蜀本有篇叙、而此本皆刊落、未知何據、岳本亦因之、殊不可解、本書與論語同函、收藏印記並同、天祿琳琅書目未著錄、後編所錄論語孟子、有毛氏從是刻影寫之軼、更有相疊岳氏刻本、惜皆亡佚、無從取校矣、

(未完)

李猛士



鼻紐

李信



鼻紐

李賢買



燕形



李與賢買爲穿帶

烟雲寶笈成扇目錄 (續)

景洲

●明唐寅飛雁一柄外美牙雕刻內松竹十五勝聯字方勝端

泥金葉、着色書芙蓉秋水、楓葉蘆花、一雁作下飛之勢、左上行楷書款、吳門唐寅、印一、唐伯虎、朱文、又、乾隆御覽之寶、

●明唐寅松林古寺一柄松竹十八股方端

泥金葉、着色畫紅樹青山、松林古寺、一人行過長橋、作顧盼山門之狀、一御者牽驢行橋上、上方行書題、價粥隨宜養道心、聲華空自滿儒林、襖袍誰問寒如許、紅樹青山古寺深、蘇臺唐寅、計七行、印一、伯虎、朱文、又、乾隆御覽之寶、

●明唐寅臨流圖一柄松竹十八股方端

同順齋內陳列之寫字鐘



泥金葉、着色畫松、紫流泉、一老人携琴蹕石、作俯觀泉源之狀、上方行書題、松聲奔流日狂、高懷

靜坐水之傍、千山萬壑都非物、雙耳冥然不覺忙、晉昌唐寅、計六行、印二、南京解元、伯虎、均朱文、左下、邵彌一印、左上、乾隆御覽之寶、

●明唐寅夜月一柄松竹十六股方端

白紙葉、着色畫疎林晚鴉、明月歸人、上方行楷書題、抱琴杖策歸來晚、明月隨人直到家、吳趨唐寅、計四行、印一、唐寅、白文、又、乾隆御覽之寶、

●明唐寅打魚一柄松竹十六股方端

泥金葉、着色畫柳陰漁艇、無款、右方印一、唐子畏、白文、上方、乾隆御覽之寶、

以上第四層

玄武筆記 (續)

汪精衛俱辭 (續)

英國無成文憲法、其所謂權利請願、所謂大憲章者、實由幾度革命所造成、其憲法發達之歷史、

李玄伯

(未完)

故宮門額之十一

(堂藻摘)



拱國事、皆取決於倒幕黨之手、是故日本之憲法、以法文而言、則大權總攬於君主、而以歷史而言、則其國家權力、發動之根本、固已一易而非其故矣、今以此三國立憲之成迹、衡之中國、乃無一相類、既非如英國憲法之以漸發達、又非如德國有自治制度

(未完)

本刊擴充篇幅啟事

本年雙十節為本刊雙週紀念茲為多加文字書畫材料以壓讀者起見准自十月十日起第一期零五期起每期改出兩張定價一角所有原訂各戶以兩期價作一期計算訂閱均按九折零售不折扣此啟

本刊第一台訂本再版出書廣告

本刊第一台訂本再版預約承各方來函掛號預約者甚夥茲已出版預約者可持款到神武門外本院出版部發售室取書外埠者請附郵費一角可先將款匯下即行寄上定價因紙張印刷成本增漲每冊定為大洋二元除預約外尚有存書無多購者從速特此通告

清代文字獄檔 第二輯

彙集前清軍機處存檔同硃批檔康熙乾隆三朝實錄內一切關於文字獄材料並參考清雍正硃批諭旨上諭內閣清高宗聖訓東華錄等刊成專編現第二輯已出版定價五角